

蓬青山，古邾东方的名胜杰作

贾庆斌

风物



在邹东张庄镇东部境域，屹立着两座历史名山，一座在北，一座在南。北者，凤凰山，主峰海拔648.7米；南者，蓬青山，主峰海拔635米。凤凰山，占名巨越山，因其巍峨险峻、卓然超群，故名；蓬青山，因其众峰叠翠连绵，美若莲叶田田，故名蓬青山，古代又作蓬翠山。

旧志载蓬青山“上有九十九顶”。在25亿年前的太古时期，大自然神奇的造山运动，将其隆起的峰群断然分作东、西蓬青山，中间切割出一道深邃、狭长的关口，贯通大山南北。东、西蓬青山自成一系，其山脉呈西北、东南走向。西北自大东镇后葛炉山起，向东南延伸经张庄镇、香城镇入滕州、山亭界，绵亘22.5公里，其高高低低的山峰，起伏在绵绵140平方公里的区域内。蓬青山与凤凰山南北对峙，构成张庄镇南北两道天然大屏障。

蓬青山千姿百态，风光独秀。山间花草遍布，树木茂密，奇石交错，壑深沟险，百鸟翔集，野兽栖息，是邹东山区重要的自然保护区和旅游胜地。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滕县志》这样载述：“西蓬青山，绝顶两峰插入云汉者为莲花峰、巨越峰（指主峰高座子山）。又东为东蓬青山，形颇臃肿，巖然如屯云者为摩天岭。东、西蓬青山，上有九十九顶，前有玉女池，后有水帘洞、天麻港、钻天沟、马峰崖；南有瓦家峪，东有桃花峪，城内遍是桃花，每春水出涧，浮带落花，宛然桃源仙境也”。

蓬青山突起99座，主要山峰有南钢山、黄山、蓬杆山、高座子山、摩天岭、莲花山。无论登上哪座山峰，皆可眼界豁然开朗，心中油然而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之豪情。伫立峰巅，尽可饱览山之麓若马水库、户主水库、马河水库、枣沟水库之胜景。

蓬青山，不但山清水秀，而且传说纷纭，故事众多，简直就是一部引人入胜的传说故事集。

走进张庄镇，会听到杨二郎担山的传说故事。话说杨二郎一根又细又长的扁担，颤悠悠担着两座大山，千里迢迢要将其担往蓬莱圣地。道路崎岖，天气酷热，杨二郎大汗淋漓，昼夜兼程。一日，路过一个村庄，炎炎烈日之下，杨二郎已是口渴难耐。于是放下担子，向一村妇讨几瓢水解渴。杨二郎一阵痛饮，顿觉浑身清爽，疲惫渐消。歇息一会儿，杨二郎拾担继续赶路。他蜿蜒而行来到濰河西岸，见一对象年轻女子正在洗衣裳。一名女子见之，嫣然一笑，惊讶地对另一女子道：“你看没见过？那人怎么用尢杆子担山！”她这一说，立时就把杨二郎的法术破了，尢杆子“啾”一下子断作两截，两座大山落地，一座落在了北边——那就是凤凰山；一座落在了南边——那就是蓬青山。这正是：杨二郎尢杆子担山真可笑，村女一语震断了。至今，凤凰山主峰仍有一个通透崖壁的洞道，名曰“隔山掏火”，传说那就是杨二郎担山插尢杆子留下的洞孔。

登临蓬青山，还会听到民间关于道教女神天仙玉女碧霞元君蓬青山点山选居的陈年故事。很早以前，碧霞元君率领众仙女四处奔波，寻觅修身养性

的仙境圣地，寻来寻去寻到了蓬青山。但见这蓬青山峰峦迭起，树木葱茏，风光旖旎。登上一座高峰，碧霞元君累得已是张口气喘，筋疲力尽，就一屁股坐在了山巅上。她一边歇息，一边环顾四周，发现这里远离尘世，群山拱卫，山泉流水，鸟语花香，好一处清静宜人的仙境哟！这正是她理想的安身之地。她当即决定在此安家居住，并大兴庙宇广布香火。她指点山峰数来数去只有99座，就差一座不够一百，竟把屁股底下坐着的这座山峰给忘了数了。她慨叹不已却又初心不摇：九十九不够十全十美，非一百座不坐！于是，她依依不舍地起身，召唤众仙女下山向北，继续去寻找她钟情的地方。但得到二百里地以外的东岳泰山，就再也不想走了。于是，就索性在泰山极顶安家落户，以实现她“庇佑众生，照察人间善恶”的终生誓愿，人皆尊称她“泰山老奶奶”。若干年后，人们在泰山之巅为她兴建庙宇一所，名“碧霞元君祠”。千百年来，游客登泰山必不忘到碧霞祠里进香跪拜。每日里，祈福许愿还愿的香客络绎不绝。因碧霞元君一时疏忽弃了蓬青山，实为蓬青山一大憾事也！由于她的粗心大意，使得民间自此才有了“九十九顶蓬青山”之说。

历史上，蓬青山在先秦时期属于鲁国，到春秋战国时期，又先后归属邾国、小邾国。邾娄文化、东夷文化交汇融合，就形成了蓬青山独特的历史文化。

古时候，东蓬青山上坐落着两座城，一座叫做皇城，一座叫做纪玉女城，亦即玉女城。

皇城，位于东蓬青山的南侧，建筑面积为10万平方米。整座皇城完全按照皇宫的格局依山建造，坐北朝南，分三进院落呈中轴对称格局，四周筑有外城墙、内城墙围护。城廓内，沿中轴线建有三宫门、御桥、前殿、后殿、点将台等，并在蓬青山周围设立了罗营、姚营、枣营、东王营、西王营等“五营”，吴哨、桃花哨等“四哨”，形成了古城的独特风景。古人云：皇城地势三山加一头，御桥二龙交须游，不出王就出侯。气势恢宏、远离人烟的皇城，飘渺在郁郁葱葱的山林深处，方显得格外幽静。关于皇城的建造者，民间众说不一。有的说是春秋时期周国大将那律元达所建，亦有的说是战国时期的军事家孙臧的弟子杜谷臣、李慕面两大将进山所筑。有人说它是一座皇城，亦有的说它是一座具有重要战略防御意义的军事堡垒。

而纪玉女城则建在东蓬青山之巅。明万历年间《滕县志·古迹》载：“纪玉女城，即玉女城……俗传纪玉女修道于此，王因筑城居之，故名纪玉女城”。玉女城遗址处，松柏参天，山花盛开，野草萋萋，城池遗址已不见了古时恢弘壮观的风景，残垣瓦砾遍布山头。周围群峰环抱，玉女城却一马平川。大寺泉和莲花泉汇成溪流，淙淙流淌。山势险峻，奇石林立，千姿百态；苍松翠柏，郁郁苍苍。当年金碧辉煌的玉女城，就掩映在这深山中。

据传，唐太宗李世民的第十子李慎，曾在邾娄，

即邾（慢读为“邾娄”，急读为“邾”）国都纪壬王。李慎有个女儿叫文静，是个才貌双全、超凡脱俗的奇女子。她容貌俊美，堪称沉鱼落雁、闭月羞花，不仅琴棋书画样样精通，而且刀枪剑戟件件会用。长到出阁的年龄，更是俊俏得让人羡慕，王公大臣前来求婚、说媒的挤破了门。文静公主非常了解父亲的浴血征战生涯，目睹连年战争，厮杀不断，夺得皇位之后，宫内政治风云暗起，王公大臣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她心颤于血腥战事，厌倦了世俗生活，说什么也不愿嫁人，倒专心于修身学道之事。李慎找了好多说客开导劝说，女儿就是不嫁，反而一心问道，哑口不提婚事。李慎只好顺从女儿，在几十里外的东蓬青山上为女儿建造了一座玉女城。其城遗址至今犹存，占地二百余亩。其城北靠摩天岭，西有大寺峰，东临通天大峡谷，南有红草沟。紧挨玉女城，有一年四季叮咚流淌的莲花泉。这里远离了尘世的纷扰，是一块难得的山野净土；这里有享不尽的山情野趣，赏不够的四季美景。春来花香蝶舞，夏临草长莺啼，秋浓红叶似火，冬深峰峦银妆素裹。南望莲花谷万气气象一览无余，东登摩天岭古邾大好河山尽收眼底。文静公主专心修道，诵经炼丹，闲来或横一管竹笛引颈诗情，或一支玉箫吐纳忧思，或一架古筝撒天籁之音，或一曲琵琶引来百鸟和鸣。她布道于民，登山前来问诊求药者纷至沓来。文静公主朝采莲花泉水，暮寻灵芝仙草，吸纳蓬青山之灵气，早晚为周围山民舍药治病。方圆几十里的百姓闻讯上山，文静公主有求必应，且药到病除，山民皆赞她为“蓬青山的活神仙”，玉女城也成为方圆百里香火最旺的道教圣地。

公元690年，武则天做了女皇，改大唐为周，设年号为天授元年。李家后裔因不满武则天的暴政，多数遭到迫害。李慎更是难免其灾，其父子惨遭杀身之祸。女皇听说李慎还有一个女儿文静公主在蓬青山修道，即发兵捉拿，文静公主弃城只身逃到蓬山下避难，玉女城被夷为平地，只余废墟在山中。有人说文静公主后来削发当了尼姑，也有人说她修炼成仙，脱离人间。当地山民说，当月明星稀之夜，在莲花谷深处，仍能听到文静公主悠扬的琴声。故民间有诗赞曰：“玉女不知何处去，蓬青至今箫箫声。山中女城今犹在，侠骨义胆世代传”。

蓬青山春、夏常降地形雨，山土湿润，草木丰茂，野花盛开，且植物繁多，简直就是一座植被大观园。据说，蓬青山曾经是名贵药材人参的盛产地。当地山民中，至今流传着蓬青山人参娃的神话故事。俗传蓬青山一年二十四番花信风，四季七十二场浇花雨。因而每逢春夏之季，九十九顶蓬青山，峰峰含翠，草木森森。古时候，东蓬青山中有座庙，庙里住着一位道士和两名道童。

话说这几天，每至夜深人静，道士于睡意朦胧中，隐隐约约听到隔壁两个道童在和一个陌生娃娃说笑。一连几夜，道士很是纳闷，便唤来道童询问：“深更半夜，你们在和谁玩耍逗笑？”道童说：“实不瞒师父，一到半夜光景，就有一个白白胖胖的娃娃，光着腚，头戴一顶小绿帽，腰里围着红兜兜，跑到这庙里来嬉笑玩耍。”道士又问：“这娃娃家住哪里，姓啥名谁？”道童连连摇头，说不知道。道士更疑惑了，这蓬青山上若不是住着仙童？心想：我倒要弄个明白，看这仙童究竟是个啥模样，看他从哪里来，居在何处。道士又一想，很久就听说这山上长着人参，长到千年便有了灵性，就会变成人参娃，莫不是人参娃夜晚出没山中？

道士特地准备了一个大白线穗子，纫上一根大鼻针，唤来道童吩咐道：“今夜里，若那娃娃再来庙里玩耍，到送他出门时，你们就把这根针悄悄地

绑在他的帽缨上。”

至半夜，那娃娃果然又来了。道童与他玩耍好些时辰，估摸天快亮了，便送他出门。这时，道童趁那娃娃不留意，把针轻轻地插在了他的帽缨上。

次日清晨，道士早早地起床，匆忙到道童住室细心观察，线穗已所剩无几。道士顺着线追踪而去，直到很远的山坳里，才见到线头正扎进一棵人参根部的泥土里。呵，根下真得住着参娃？道士急不可耐，赶忙回庙中拿来铁锹铁头，竟把一个白胖胖的人参娃娃仔细地挖了出来。

回到庙中，道士把道童支使出去，洗了人参娃，迫不及待地点火就煮。道士心中欢喜：吃了这人参娃，就会成仙，长生不老。待参娃刚刚煮熟，忽有人闯进庙来，说是请道士快快下山，劳驾一趟，帮忙办喜事。道士不好推辞，只好下山去。临走，他关上厨房门，反复叮嘱道童千万看好庙，我不来谁也不准进厨房。

道士下得山去，道童终于忍不住疑惑，一起开门进了厨房。门一开，便有一股参汤香气扑鼻而来。道童掀开锅盖一看，大吃一惊：原来锅里煮着一个参娃！道童馋得来不及多想，便将参娃捞出了锅，二人争着抢着吃光了娃肉，又喝净了参汤，把锅一刷，泼了刷锅水，关上屋门，急急逃出庙门……

却说这两个道童吃了参娃，即刻变作一对仙童飞上了天官。院子里的鸡鸭狗鹅闻到参香味，争啄地上的刷锅水，不一会儿，竟也飞上了天。

道士办完喜事，酒也未及喝一杯，就告辞匆匆归山。他一口气跑进厨房，掀锅一看，登时傻眼了：参肉参汤全被道童吃了个精光，连刷锅水也没剩下！道士勃然大怒，厉声唤道童，没有任何回应；赶忙出门寻找，终不见两个道童的踪影，连满院子

的鸡鸭狗鹅也都销声匿迹了……

原来，这蓬青山上一共长着两棵千年人参。一棵被道士挖走，剩下的一棵孤苦伶仃，便满山遍野地寻找，呼喊。几天几夜，总不见伙伴的踪迹，一边找一边哭，泪珠纷纷洒满了蓬青山。几天后，剩下的这棵人参再也不敢在此生存了，就趁夜深人静，恋恋不舍地告别蓬青山，逃奔了遥远的长白山。后来，这山上人参娃落泪之处，就长出了青青天麻，一颗颗泪珠一颗天麻，遍及东、西蓬青山的每个角落。



民俗探微

乡村四大匠

张景升

这里说的乡村四大匠，是木匠、石匠、铁匠、篾匠，是农村四种主要手艺人，俗称“匠人”。当然还有很多种手工艺人，像锡补的裁缝、锯盆锅的篾匠、镶补的牙匠、制衣的裁缝、修补鞋的皮匠、弹棉花的弹匠等等。

匠人与乡村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木工制作了居家内外的桌椅凳、案板、档风和床柜、橱子，盖新房要木工打门窗、摆接梁椽、椽木。生产用的独轮车、地排车等等，也是木匠的重要产品。铁匠锻造犁铧、镢头、锄头、镰刀，以及工匠用的各种铁制用具。石瓦匠打制了各式石料，用作修桥、建梁，盖房、垒墙。篾匠编了生活中用筲子、篮子、筐子。这些人都是百姓中人，其中不乏工具工匠。

每个行业的匠人，都有其特定的工具，或简单，或复杂，像石匠瓦匠的工具基本都是炮锤、铁撬、小锤、钎子、瓦刀、泥抹子；而木匠的工具则丰富得多，有锯子、刨子、斧子、锤子、钻子、凿子、尺子、铰、墨斗等；铁匠的工具简单，大小铁锤、火钳和砧子；篾匠的工具主要有篾刀、小锯子、小凿子、度蔑齿等。“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匠人们都十分爱惜自己的工具，视为知己，一般不外借，就连陌生人碰一下、摸一下都很忌讳。乡间有“四大不能碰”之说：“木匠斧子，瓦匠刀，跑腿子行李，大姑娘腰”。当然也不轻易更换，甚至还可以传代。据说是用着工具有着就顺了手，结了缘，有了感情，有的工具会因年代久远，使用频繁，手柄磨得光滑闪亮，熠熠生辉。

木匠是一种古老的行业，以木头为材料，伸展绳墨，用笔划线，后拿刨子刨平，再用量具测量，制作成各种各样的家具和工艺品。木匠的制造范围是很广泛的，不仅可以制作各种家具，在建筑行业、装饰行业、广告行业等都离不开木匠。比如在建筑行业，要通过木匠来做必不可少的门窗等。

铁匠有一座用来煅烧铁坯的火炉，在火炉的连接处，有一个用手拉的风箱，主要用来控制火的温度和力度，一般称为掌控火候。火炉所用的燃料有木炭和煤炭，要求比较高，一百公斤煤炭中大约有十来公斤可以用来打铁，能够打铁的炭叫铁炭。一个铁匠一般会带一到两个学徒，学徒的主要工作是用一把比自己师傅手中大出五六倍的大铁锤，帮助师傅把烧热的铁毛坯打成所需的形状，但在成形阶段就没有学徒的事了。

石匠采集石料和宝石原料，将石料加工成成品，是历史传承最久的手艺。虽然石匠在这个世界的各个职业划分中，不是很抢眼的代表，但是石匠却是最久的职业，从古石器时代的简单打磨石头，到石雕工艺和现代的艺术，离不开一代代石匠们的默默贡献。许多流传千古的碑文，精美绝伦的石刻，精巧的玉石雕刻，包括那些经典的古桥、古代园林民居，石匠对中国数千年文化的发展功不可没。

篾匠最重要的基本功就是劈篾。把一根完整的竹子弄成各种各样的篾，首先要将竹子劈开，再把不同的部位做成各种不同的篾。他们的基本功还包括砍、锯、切、剖、拉、撬、编织、削、磨。篾匠在中国也是一门古老的职业，随着塑料制品的出现，篾制品几乎被淘汰。近年来，随着人们环保意识增强，篾制品又逐渐有了一定的市场，篾制工艺品也很受人们的欢迎。

匠人们有良好的职业操守和很强的敬业精神，工作起来兢兢业业、一丝不苟、精益求精，不仅要按照主家的要求，精心制作既美观又经久耐用的产品，还要精打细算，充分利用现有的材料，做到物尽其用。他们走村串户，吃百家饭，做百家事，用辛勤的劳作和精湛的技艺，方便并改善着村民的生活，赚取工钱，养家糊口。他们用质朴的工匠精神温暖感染着身边的人，传承淳朴民风，守护乡村文明。在工业化程度很低的年代，居家过日子还真的离不开这些匠人的劳动。匠人们也很吃香，很受尊重，见面时都被称作师傅。“荒年饿不死手艺人”，匠人们干的是技术活，吃的是手艺饭，早涝保收，比起“靠天收”的种地农民，收入要稳定得多。因此，学个手艺，做个匠人，是过去青年人职业规划的正确选择。

俗话说，“门里出身，不学懂三分”“三天能学个庄稼汉，十年学不了个手艺人”。艺人大多是家传，如果是新学的还要拜师。拜师学艺很有讲究，要遵照沿袭多年的行规，先设“拜师宴”，正式确立师徒关系。学制一般为三年，三年中徒弟不仅要跟师傅学艺，还要帮师傅做家务、干农活，如挑水、扫地、种菜等，且没有任何报酬。逢年过节还得送师傅礼，学期满还要办“谢师酒”，请师傅及同行到家做客。师傅会赠送徒弟一套工具，以及衣钵相传，并主动转让一些较固定的客户，以便徒弟有立足发展之地。

师傅向徒弟传授技艺的同时，更要传递耐心专注、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这是一个好匠人必须具备的品质，而这种品质，主要是靠师傅的言传身教，慢慢培养，是一个润物无声、潜移默化熏陶的过程。不过，“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师傅的手口相传固然重要，但手艺的高低，关键靠自身的悟性和平时的钻研，还需要经验的积累、阅历的丰富，有道是“干到老学到老”。

然而今天的乡村，工业化浪潮席卷一切，高效速成的机械化流水线的批量生产替代了传统的手工制作，匠人们已“英雄无用武之地”。他们当中一部分已经老去，年轻的都已改行，珍藏一份对匠人的记忆，显得越发珍贵。

乡村匠人们一手手精湛的传统技艺，亦是一部部乡土文化专辑，更是一笔笔非物质文化遗产，广泛采风收集、深入挖掘整理这一乡土文化，继承保护乡村匠人的传统技艺，是弥足珍贵的。

发现

百年匾额传承教书育人人家风

图文 本报记者 崔璐 本报通讯员 胡克潜 梁世海



“化雨均沾”，汶上县义桥镇王庄村王汉斌家的老屋里，悬挂着这样一块有着111年历史的匾额。右刻“恭为，皇清邑庠生扶翁王老夫子大人德教”，左侧写着“受业，王天宿、王继芳、吴春明、韩兆坤、张书绅、侯廷举、李道合、陈玉昌、任继举……”共45位学生的名字。一旁的“光绪三十二年岁次丙午蒲月……”显示出这块匾额的年代。

“化雨均沾”就是春风化雨，桃李满天下，说明老师的本性很好，没有偏向，对每个弟子都是一视同仁。那45个人应该都是我爷爷的爷爷的学生，这是他们送的。原来还有很多屏风和那个也是很有价值的。这块匾额能保留下来也是很幸运的，那时候农村都晒地瓜干什么的，这块匾额就被翻过来当木板用了，所以才留存了下来。我后来在家里发现了这块匾额，感觉这很有价值，便把它重新挂了起来。原来这上面的字应该是金色的，而匾额本身就是原木的颜色。现在看上去漆黑一片，是因为后来刷上了一层黑漆，变得黑乎乎的了。”王汉斌说。

生活在清末的匾额受赠人名叫王殿选。据王汉斌说，他爷爷的爷爷，当时考取了“邑庠生”，但他并没有去做官，而是回到了家乡教书。庠生是明清科举制度中府、州、县学生的别称，也就是秀才。明清时期叫州县学为“邑庠”，所以秀才也叫“邑庠生”，或叫“茂才”。

老人的生卒年月已找不到记载，但根据这块匾额的时间，王汉斌推断，应该生于1820年左右，

他的一生可以说正是清王朝最动荡的时期，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八国联军侵华、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等，应该都是发生在他生活的年代里，内外危机不断的时局让清王朝摇摇欲坠。“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他老人家没有选择去做官，而是选择回乡教书，也许是看透了当时的时局，清王朝的黑暗让他心灰意冷。”王汉斌说。

王殿选在家乡教书育人的记载已经找不到太多，王汉斌根据对古代私塾的了解，简单的推测了一下。“私塾是一种私学，清代小孩真正读书受教育的场所，一般都在地方或私人所办的学塾里。清代的时候学塾很发达，城乡都有。一种是那种富贵人家，聘请老教师在家里面教家子弟；另一种就是村里、宗族捐助钱财、学田，聘请老师设立学塾，用来教贫苦子弟读书；还有一种，就是私人教授学生的。这些私塾里的老师，一般都是落第秀才或者老童生，学生少的有一二人，多的能有三四十人之多。”

对于王殿选，比王汉斌稍年长的长辈王连忠还记得一些口口相传的事迹。“老人当时在这附近的十里八村是很有威望的，教学一视同仁。说是有有一次他收了十八个学生，其中有自己的儿子，最后十七名学生考取了功名，唯独自己的儿子没有考取功名。”在王殿选的影响下，村里读书学习的氛围很浓厚，现在村里还保存着一座状元楼，虽取状元楼，但并不是因为这里有很多状元。从外面看，状元楼保存得还是很好的，有一位老人常年居住在这里。走进里面，可以看到木质的房梁显示出这座房子的历史。这是一座两层小楼，屋内空间略显狭小，还有木质的楼梯通往二楼，但看上去已经不太稳固。

说话间，王汉斌的母亲想起来，家里还有一摞屏风和老屋里放着，就是王汉斌说的被毁坏了的屏风。在母亲的指引下，他从老屋里搬出了那一摞屏风。上面已经布满了灰尘，轻轻拂去，慢慢的一卷卷打开。“廉口义直”几个大字展现在面前，字迹有些破损，不能完全辨认。它的年代比匾额更加的久远，“光绪十七年岁次辛卯菊月中……”同样是学生送给他们老师的，“恭颂乡饮耆宾秉翁王老先生大人懿……”左边依然是学生的名字，“张文源、张五云、郭则常、郭成来、冯仰秋……”不同的是，

这些名字上面还写上了他们的功名，有乡饮、庠生、监生、举人、典籍等。

可见王殿选当时在乡里是有很高的名望的，这从“耆宾”的名号就可以看出。在清代，“耆宾”名号的加冕非常郑重，须由官方正式确认。按清制，每岁各省州县儒学遴选一些年高德劭之乡绅，拜为大宾、介宾或众宾。所举介宾先由在籍儒学颁发资格执照，然后上报督抚核定，最后具明该姓名和籍贯报礼部备案，注册后方称“乡饮耆宾”。乡饮耆宾享有参加由地方官吏主持的“乡饮酒礼”的礼遇。这类乡饮耆宾尽管非地方官员，但在乡里、族里名望颇高。

屏风共有十二卷组成，简单辨认上面的文字，其中一句写道“先生为了办学变卖家田、房产……”据此推断，十二卷屏风应该是记载了王殿选的事迹。由于年代久远，纸张已显得十分的脆弱，为了保护起见，展开看了一眼，王汉斌便把这十二卷屏风重新卷起来收好。卷的过程中，看到每卷的卷轴上还写着“十一、五、七……”正好是一至十二，这是祖辈们为了保存方便，给每卷屏风写上的编号。

王殿选老先生的事迹已经渐渐模糊，但教书育人的家风却代代传了下来。从王殿选到王汉斌，已经是五代人从事教育了，再算上也已经走上教师岗位的下一代，家族里已经六代人从教。一块111年历史的匾额，记录下祖辈为教育事业做出的贡献；一句“化雨均沾”，也将祖辈用一生作为写就的家风代代相传。

